

劍道改變我的人生：許介白先生訪問紀錄（下）

訪談時間：2016年10月3日，17:00-21:50

訪談地點：臺北市杭州南路許宅

訪 問：周維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約聘助理

記錄整理：周維朋

許介白先生，劍道教士七段，新北市新店區直潭人。1945年生於屈尺，1960年就讀開南工商學校時開始學習劍道，劍技日益精進，參與全國各項比賽獲獎無數，多次獲選國手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劍道錦標賽。1982年榮獲個人友誼賽六至七段組第二名，第一名櫻木哲史。曾任中華民國劍道協會理事、臺北市體育總會劍道協會主任委員、臺灣劍道聯盟會長。1998年起，每年赴日本參加劍道八段審查，為第一位挑戰日本八段考試的臺灣劍士。目前擔任臺灣劍道聯盟名譽會長、震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參與劍道協會活動

高中畢業後，我等了一年才去當兵。入伍後，在高雄海軍陸戰隊服役，後來又去讀海軍陸戰隊學校，從二等兵升到少尉退伍。我在高雄有空就會去找黃煥彬老師練習，黃老師個子不高，待人非常熱情。

1973年3月中華民國劍道協會成立，謝德仁、劉乾元擔任正、副理事長，吳建堂任總幹事，陳川鏡及黃煥彬為副總幹事。同年4月，世界劍道錦標賽（World Kendo Championship, WKC）在美國洛杉磯舉行，謝老師又當選國際劍道聯盟（International Kendo Federation, IKF）副會長。（註1）我在老一輩的先生們中頗得人緣，很早就被謝老師拉進劍道協會，理事選舉經常高票當選。

謝老師對臺灣劍道的貢獻很大，以前他們要去日本比賽，都在修道館集訓，晚上就睡地板，日本劍友來臺訪問，也是他出面接待，可以說出錢又出力。後來我常去日本，我說我是謝德仁的學生，日本劍友都對我很好。可惜當年老一輩的先生們誰也不服誰，謝老師與日本人關係很好，有些人認為他作風專制，把資源攬在手上，心裡不太服氣。袁焯烽是臺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劍道協會成立之初出力甚多，鄭延文、郭弘一都是他的學生，但是劍道協會成立沒多久就淡出劍道界。

謝老師升上八段後，在臺灣一直拿不到範士的稱號，最後還是日本人給他。有一年我到日本，在飯店吃早餐時，遇到日本劍道界鼎鼎有名的中倉清先生，聊天時，他跟我說：「你們臺灣有一位謝德仁先生。」我說：「那是我的老師！」他說：「他的範士是來日本拿的。」

不過老一輩的先生們鬥來鬥去，都是「文鬥」，大家見面還是相敬如賓，不像後來的劍友弄到像「武鬥」一樣。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最初也認為這些恩恩怨怨到他們那一代為止就好，不要再延續下來。我們幾位志同道合、對劍道有共同理念，分別來自開南、淡江（淡江大學）的年輕劍友合組「江南聯隊」，一起練習，四處參加比賽，希望能改變劍道界的生態。後來謝老師聽從某些人的建議，運用選舉策略來鞏固領導地位，埋下日後紛紛擾擾的導火線。幾位

年輕氣盛的劍友，如鄭延文、郭弘一等人發動「革命」，要求改組劍協，我沒有主動參加這些革命，但是名字也被列進去。當時主要的訴求是，北、中、南各選出一位副理事長，各縣市都要有理事，理事長由理事公推，常務理事會選出。謝老師等前輩妥協後，雙方達成默契。

1984年謝老師因胃癌過世，由焦威聯先生接任理事長，問題又浮上檯面。焦威聯卸任，林世智當理事長後，有意改革，邀我和郭弘一、游銘漢擔任理事。沒多久，郭弘一認為林世智並非真的有意改革，某天到辦公室找我，遊說我一起退出理事會。我一向尊重郭弘一的意見，沒多思考就答應，並打電話給游銘漢、謝國鎮，和郭弘一一起退出理事會。事後我想一想，改革不可能一蹴而成，林世智應該也很為難，有一次劍友聚會遇到他，我還當面向他致歉。

部分劍友退出協會後自立門戶，比較有制度的蘇定國、張英明、鄭延文、高添旗等人成立的東洋劍道協會，第一任理事長是黃登選，後來鄭延文擔任理事長時，改組為臺灣劍道聯盟。鄭延文是我在開南的前輩，當年改組臺灣劍道聯盟並非要取代中華民國劍道協會，而是希望為劍友開闢另一個空間。2010年我接任會長，廣邀各地熱心劍友擔任幹部，舉辦活動，希望透過「劍」把大家「聯」起來，2014年卸任，目前仍擔任名譽會長。

二、劍道比賽與審判

我參加過的劍道比賽不計其數，拿過兩次區運冠軍，1976、1979、1982年獲選三屆世界劍道錦標賽國手。1976年第三屆世界杯在英國倫敦舉行，邱正雄老師在臺北參加選拔賽時，抗議裁判誤審，一氣之下棄權不打，沒有選上國手。邱老師很強，如果他參賽，後來我們在團體賽應該有機會獲得更好的名次。

那屆世界杯我和吳建堂、王傳喜、吳光烈、張書致等人獲選為國手。開賽前，吳建堂自己先前往倫敦，其他人在領隊謝德仁、裁判劉乾元的率領下一起出發。一行人過境香港時遲遲拿不到英國簽證，等了一個禮拜，謝老師一度懷疑有人為了跟他爭國際劍道聯盟副會長的位子，從中作梗，故意讓我們無法成行。那屆世界杯我國獲得團體賽季軍，吳建堂參加個人賽拿下第三名，是目前為止我國參加世界杯個人賽的最佳成績。回國後，謝德仁、劉乾元獲教育部頒發金質行健體育獎章，我和吳建堂、王傳喜、吳光烈、張書致獲頒金質自強體育獎章。

1979年札幌第四屆世界杯，我國因政治因素無法參加。1982年第五屆世界杯在巴西舉行，我國代表隊教練是吳建堂，我擔任隊長，團體賽原本有機會打入準決賽，至少拿下第三名，但是八強賽對加拿大取得關鍵勝利的郭弘一沒有被排出場，後來我們輸給美國隊，無緣四強準決賽。比賽結束



圖 1：1976 年第三屆世界杯在英國倫敦舉行，我國榮獲團體賽季軍，個人賽吳建堂第三名。
左起：吳光烈、許介白、領隊謝德仁、裁判劉乾元、吳建堂、張書致、王傳喜

後，每個國家由教練選出兩名優秀選手，這時候教練吳建堂卻不在場，吳金璞老師於是推薦我和游銘漢。其實郭弘一的表現比游銘漢更好，照理說應該獲得推薦，他對此頗感不快，也影響了我和他之間的關係。我個人在正式比賽後的六、七段組友誼賽拿下第二名，第一名是第二屆世界杯個人賽冠軍的櫻木哲史。

劍道比賽規定不得對裁判的判決提出異議，不像跆拳道可以要求裁判根據錄影立刻改判，故「誤審」時有所聞，甚至影響比賽結果。裁判也是人，誤審在所難免，即使是在日本，八段比賽的裁判也會誤審，這是劍道無法成為奧運競賽項目的原因之一。1976年倫敦世界杯，我們團體賽對上加拿大時，王傳喜老師因為裁判誤審吃了悶虧，接下來的比賽他故意不進攻，比賽時間一再延長，對方也拿他沒輒。不過現在進步很多了，以



圖 2：1982 年第五屆巴西世界杯，我國代表隊進場時，隊長許介白負責掌旗



圖 3：1982 年第五屆巴西世界杯比賽前，途經美國舊金山，在飯店外空地練習時，教練團（左起）：謝德仁、吳金璞、呂周昌對選手講話

前沒有講習會，現在比賽前都會辦講習，誤審情況比較少。

早期世界各國的劍道人口大部分都是當地的日本僑民，或是歸化的日裔人士，譬如美國的日本人、夏威夷的日本人、巴西的日本人等，臺灣的劍道水準比這些地方的日本



圖 4：1982 年第五屆巴西世界杯，我國代表隊成員，前排左起：許介白、李文良；第二排左起：江瑞池、吳金璞、謝德仁、呂周昌、吳建堂；第三排左起：郭弘一、游銘漢、陳樹木、楊漢琛

人還高。當年國際比賽裁判大多是日本人，IKF 為了在國際上推廣劍道，比賽時增加歐美裁判，有一屆世界杯沒有分配裁判名額給臺灣。IKF 副會長武安義光先生來臺灣時，我和林世智、林正雄請他吃飯，席間我請教武安先生：「為什麼臺灣不能派裁判？」他回答：「人家認為臺灣裁判的水準不高，印象不好。」我說：「難道臺灣裁判會比那些歐美國家還差嗎？」雖然臺灣的劍道實力不如日本，甚至已經落後韓國，但是裁判實力並不差。武安先生也許感受到我們的抗議，後來世界杯臺灣就有兩位裁判名額。

在日本，受邀擔任裁判不但是榮譽也是資歷，代表你能力夠，人家才請你當裁判，將來你要升段或取得稱號也會列入考核。有一年臺灣舉辦裁判講習，小沼宏至先生受邀來臺主講，郭弘一示範比賽場上發生的各種

狀況，其中一幕是選手抗議裁判不公，把竹劍摔在地上不打了，這在日本人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過去臺灣確實發生過。由於事先未與小沼先生溝通這是臺灣的特別狀況，他以為郭弘一故意來鬧場，事後還向劍道協會抱怨。

臺灣最大的問題是比賽請不到裁判，素質良莠不齊。早期當裁判是義務，必須用人情拜託，看在某某人的面子上來捧場當裁判，大概我當臺北市劍道協會主任委員時才開始發裁判費。劍道水準要提高，要多辦比賽，確保比賽品質，裁判非常重要。我認為臺灣比賽的規模可以小一點，不需要那麼多裁判，藉此淘汰一些人，提升比賽品質。

三、段位審查經驗談

（一）國內段位審查

我升初、二段都有參加審查，後來就沒有了。謝老師擔任中華民國劍道協會理事長時召開過一次段位調整審查會，我和鄭延文、郭弘一直接報考五段。我們認為這次考試只是一個形式，結果鄭延文在劍道形發生一點小失誤沒考上，謝老師把我叫過去，說：「鄭延文沒上怎麼辦？」鄭延文的劍道形確實比錯了，最後真的沒考上。

後來我又和郭弘一、林世智、林正雄等人一起升六段，審查員是吳金璞老師他們那一輩的老師。考完後，一位臺中來的老師

把我叫過去，說：「介白，你的かた（劍道形）不對！」我說：「是是是，哪裡不對？」他做給我看看，其實是他不對，我做的才對。審查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通過，其他人都沒過。郭弘一算是我的前輩，他沒考上，後來我又比他早升上七段，有一段時間臺北劍道館牆壁上的名牌，我不敢掛在七段的位置，一直等到他考上七段後，我才敢掛。

（二）參加 IKF 七段審查

過去我一直認為臺灣劍道段位審查的方式有問題，譬如不分年齡、段位都要考掛かり稽古（衝擊訓練），兩個人互相衝擊三、四分鐘，做過幾次後，再做擊面、切り返し（切返）等動作。我提出質疑時，有人認為：「沒體力撐那麼久，還要跟人家升幾段？」我說：「既然如此，乾脆到運動場跑步，看看跑幾分鐘合格就好了。」

後來我在日本看他們初、二段審查，好幾百人報名，主辦單位會幫忙安排對手，每個人只有兩分鐘的「試合稽古」（比賽練習），打完一次就結束。有時候主審一看兩個人程度都不好，不等兩分鐘，手就舉起來，立會人（在場中號令者）一看到就喊停，接下來不需要看了，後面還幾百人排隊考試，沒有時間讓你多打，更沒有「切り返し」。還有，臺灣考劍道形，審查員會仔細盯著看你哪裡出錯，一旦失誤就給你打 X，下次再來，日本不太注重這些枝微末節，主要是看「構え」（姿勢）的氣勢。

1988年第七屆世界杯在韓國首爾（當時稱漢城）舉行，中華民國劍道協會焦威聯理事長通知我，IKF將在世界杯舉辦段位審查，有意願可以報名參加。那時我常跟焦威聯唱反調，但是他沒有因此排除我，還是很有風度地通知我這項消息，這一點我很感謝他。

我透過劍道協會報名七段審查，到韓國才發現，初段到七段都有人報考，但是只有我一個人考七段。審查當天上午所有考生都要參加段位審查講習會，由IKF秘書長範士八段的岡憲次郎先生主講，不指導劍技，重點放在服裝、中段的構え、打擊的基本動作、劍道形等，說明審查員對各段位的的要求。

下午正式審查，從初段開始依序上場，考試內容和比賽一樣，沒有切り返し，每個人和兩位不同對手各做兩分鐘的比賽練習，由審查員評判。只有我一個人報名七段，工作人員問我：「你幾歲？」然後找了兩位考六段的年輕人跟我一起考，過程很順利，如願考上七段。我拿出從臺灣帶來的英文版國際段位證書請岡憲次郎先生簽名，以為這就是證書，回到臺灣後不久，中華民國劍道協會轉來全日本劍道連盟劍道七段的證書，讓我感到很意外。劍道協會還把這件事列為當年度的工作成果之一。

臺北市劍道協會成立於1970年11月，最初的名稱是擊劍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是歐瑞雄，之後是翁化彙、徐福輝、周白

東、郭弘一，我從韓國回來之後才接任主任委員。我上任後所推動的工作之一就是改革臺北市主辦的段位審查，上午講習，下午考試，但是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主辦的審查還是沒改。

坦白講，世界杯的段位審查因為針對外國人的緣故，比較容易通過。日本劍道界每年5月都會在京都舊武德殿舉辦為期數天的京都大會，來自各地六段以上的劍士互相切磋劍技，觀摩學習。1997年我參加過京都大會之後，想進一步瞭解日本的段位審查方式，於是前往拜訪謝德仁老師的結拜兄弟三浦經一先生。我在臺灣已經有鍊士的稱號，我跟三浦老師說，我想在日本考教士，三浦老師表示歡迎。

根據全日本劍道連盟的規定，必須加入當地劍道組織成為會員，才可以參加各項比賽、審查，而且日本只承認臺灣的段位，不承認稱號，我必須重考鍊士，才能考教士。審查又規定每年至少要參加兩次講習才能報考，但我是外國人，每年參加一次講習



圖5：許介白與三浦經一先生合照

會即可。我認為自己就是要來學習的，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在三浦老師的引薦下加入兵庫縣姬路市劍道連盟，參加講習會後報名考試。

講習會由 2-3 位八段或範士先生擔任審查員，內容比 IKF 在韓國首爾辦的增加了裁判法、指導法及模擬考試。比賽練習時兩人一組輪番上陣，劍道形則是所有人一起做，譬如有 20 個人，就 20 個人一起做。結束後，由審查員說明各人的缺點，不過現在已經改為當面指導後給予書面說明。有一次練習劍道形，長刀換短刀時，大家都退一步，只有我就地蹲下，感覺好像我做錯了，只好再退一步。審查結束後，三浦老師要我先回飯店等他，一個鐘頭之後他才回來，很高興地說：「許さん，剛剛那個動作只有你一個人做對，其他人都不對！」晚上吃飯時，我跟三浦先生說：「先生，請您當我的老師好嗎？」他很客氣地說：「好啊，很好。」我拿起酒杯敬他，說：「先生，我希望來日本考八段，今後拜託您不要講稱讚的話，儘管糾正我的缺點。」他聽完，也拿起酒杯乾杯，以後再也不講「許さん，你打得很好」之類的場面話或客套話，內容完全不一樣。所以我現在常常跟臺灣的劍友說，人家稱讚你，聽聽就好了，會嫌你、糾正你的才是老師。

當年日本的稱號審查和段位審查方式一樣，筆試會預先給你一道題目，寫一篇作文，不限日文作答，現在則要求當場用日文

論述。1997 年 5 月，我先取得劍道鍊士稱號，同年 11 月再取得教士稱號，一年內拿到兩個稱號。

（三）學然後知不足——日本八段審查

日本劍道八段審查合格率約在 1% 以下，比司法官還難考，號稱日本最難的考試。每年 5 月和 11 月分別在京都、東京各舉行一次，前兩、三個月就要報名，連續舉行兩天，可任選一天參加，內容為實技和劍道形，不考筆試，依年齡分七、八個場地進行。

同一場地考生最多相差 2-3 歲，出場時在防具腰垂（垂れ）原來套名牌（名札）的地方，用貼紙標示組號及代碼，譬如 201A、201B、201C、201D 四人一組，配對組合如下：A ←→ B、B ←→ C、C ←→ D、D ←→ A，每次兩人上場進行兩分鐘的比賽練習，6 位審查員要 4 票才能通過。通過第一關再由 9 位審查員做第二次審查，6 票合格，之後全體合格者同時用木刀進行劍道形審查，由 3 位範士擔任審查員，兩票通過。我到日本考八段才知道，他們比劍道形用木刀，因為考試時大家都很緊張，真刀很危險，安全最重要。但是以前在臺灣考五段以上要用真刀，我回國後跟大家說日本用木刀，有些人還不相信，直到最近才改。

劍道形不合格者可在一年內就形的部分再考一次，再不合格則全部重來。審查員由

遴選小組在年齡 76 歲以下的範士中選出，遴選小組則是全劍連依相關規定在社會有識人士及理事、範士中聘任。

我從 1998 年開始到日本參加八段審查，兩次通過第一階段審查，是第一位通過第一階段審查的外國人，雖然經過十幾年，依舊未能通過八段窄門，但是每次參加審查都得到許多高段先生們的指導，從失敗中反省的心得格外珍貴。另外，也得知很多臺灣老師不會教，也不知道細節，譬如劍道具老舊、破損，劍道衣褪色等，我在某次講習會才知道這也是審查員評分的重點。

有些人認為我看不起臺灣的段位才跑去日本升段，其實我從未主張到日本升段，當初我覺得臺灣段位審查有問題，但是沒有人願意聽，只好到日本看看人家怎麼做。2014 年我在審查會場遇到一位 76 歲的日本劍友，他說他在臺灣出生，就是所謂的「灣生」，已經是第四十三次參加審查挑戰八段，毅力真是驚人。所以我常跟人家說，我五十幾歲才開始重新學習、瞭解劍道。

我認為臺灣劍道持續在進步中，現在不只我一個人，很多劍友都願意花時間到日本找老師學習，問題是每次只去幾天、一個禮拜，能不能真正學到東西？我常常到日本，去了十幾年，日本老師總是客客氣氣地「稱讚」我打得很好，直到最後才真正願意指導我，只去個幾天，人家願不願意傾囊相授，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劍道與人生

古代習武是拿真刀上戰場廝殺、爭取功名，竹刀劍道的歷史不過百餘年，演變至今已成為修身養性、強健體魄的修行。我從小就對自己做事情沒信心，因為劍道有了改變，透過精神和體能上的磨練，我能勇於面對生活的挑戰，在逆境中力爭上游。1971 年家裡慘遭祝融，還好家人平安無事，慌亂之中，我只帶一套劍道護具出來。那時我已經有一個小孩，太太肚子裡還有一個，靠著太太的積蓄 15,000 元，重新把事業做起來。

劍道修練過程中，遇到的老師、環境都很重要。就我個人來說，每一位老師對我都很有影響，譬如中段的構え（姿勢），謝德仁老師把我的腰推出去，吳金璞老師把我的下巴收回去。當年我要考六段時，常常帶著日本劍道形的書到修道館請教謝老師，他特別提醒我注意第三本、第六本的腳步不能出聲，第三本是刺擊，要用滑足，跟他討論劍道形的過程中，感覺他對劍理的理解很透徹。

吳金璞老師因為長壽，劍齡比謝老師長很多，他的優點是打劍很柔軟，而且能夠虛心吸收他人的長處。有一年日本高段老師來臺灣交流，他們在指導臺灣劍友時，一些人自顧聊天，覺得：「老生常談，有什麼好聽的！」吳老師不一樣，他很認真看人家怎麼教。譬如打面部，以前臺灣老師教學生打面

是劍先舉起來，揮下去的時候右腳再跨出去。有一次一群日本醫生劍友來臺訪問，其中一位先生教打面時，第一個動作劍舉起來右腳就跨出去，揮下去立刻收左腳。我看了覺得有道理，因為手一舉起來，腳就跨出去，打擊對手面部的距離比較近，從此我打面的動作就改了。有一天我跟吳老師說，他馬上反應過來，說：「對啊，這樣有理！」其他人可能會因為以前老師不是這樣教，不願改變，但是吳老師不管什麼時候都在學習，即使他已經是範士八段，七段老師在教，他一樣在旁邊認真聽，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我最欣賞的老師之一，是日本警視廳劍道術科前主席師範佐藤博信先生。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態度謙虛，講話非常客氣。有一年我和臺灣劍友到日本栃木縣慶祝練兵館道場 30 週年，搭電車時遇到佐藤先生，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雙手正在比劃揮劍的動作，他已經是範士八段，還在不斷地精進，令我深感敬佩。

吳建堂老師個子小小的，但是打起劍來，用撞的、用刺的，狠勁十足，常常刺到對方翻臉，現在看起來很野蠻，但是他們早年學的劍道就是這樣。第三屆世界杯個人賽，他打敗日本名選手有馬光男獲得第三名，消息傳回日本，報紙以斗大的標題：「有馬光男輸了！」兩、三年前，我在大阪與有馬先生一起吃飯，他跟我說：「那支面沒有打到啦！」我跟他說：「你贏不是新



圖 6：2017 年 5 月赴日本京都參加劍道演武大會

聞，你輸才是新聞。」

劍道不只是一項運動，更是注重理念的修行，這是劍道最值得欣賞的精髓。但是臺灣選手普遍不重視基本動作，只想練「技（わざ，招式）」、如何打贏對手，其他運動也一樣。

日本劍道實力最強的是各地的警察和學校的體育老師，他們靠劍道為生，一天打三、四個鐘頭，但是一般人不可能像他們一樣，把工作、事業、家庭都放掉，全心投入。有一位範士八段的松原輝幸先生，我看過他以前穿木屐在水泥地上打劍道，非常厲害。有一年他和太太來臺灣，我請他們吃飯，我跟他太太說：「我非常欣賞松原先生，把他當成模範，是我崇拜、學習的對

象。」他太太很客氣地說：「我先生只會打劍道而已，不像您還會做事業！」我一聽，心胸整個打開了：「我們劍道打輸他們不用感到不好意思啊！」

後來我體悟到一個心得，除非你靠劍道吃飯，或是當老師教學生，不然的話，劍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行有餘力，有時間再做，打得好不好是其次，打的時候認真就好了。我現在有個口頭禪：「日行一善」，因

為每個人打中對手都很高興，被別人打中沒關係，讓人家高興一下，當做日行一善，如此一來，心態上就輕鬆多了。

【註釋】

1. 2006年4月，國際劍道聯盟成為國際單項運動協會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GAISF）會員，英文縮寫改為“FIK”。